

跨越生命的難關

陳雅蓮陪伴器捐家屬從悲傷走向大愛

特文社目

信念是
期許自己是一張穩固的椅，
承接疲憊的靈魂

— 陳雅蓮 —



受訪對象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社會工作師 陳雅蓮
文字撰寫 洪維珣

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病人自主推廣中心（簡稱器捐中心）長期致力於優化器官捐贈（簡稱器捐）流程。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（簡稱成大醫院）社會工作師（簡稱社工師）陳雅蓮自 2020 年起擔任器官捐贈移植業務的專責社工，面對生死關頭，不僅需要與時間賽跑，還要兼顧捐贈者家屬的情緒，陪伴民眾與家人實現有尊嚴的離世。

陳雅蓮原本以服務幼兒為主，於社區端擔任社會安全網的一員。在轉換工作的過程中，她深刻體會到社區服務與醫療體系間的差異，並表示：無論是過往服務的受暴兒少，還是現在的器捐家屬，本質上都是處於危機中、需要被接住的「脆弱家庭」。

陪伴同行 助家屬走過喪親之痛

她解釋，在社區裡，多半面對的是受暴家庭或保護性個案，這些家庭雖然處境艱難，但仍有較長的時間逐步復原與前行；相較之下，器捐家庭面對的往往是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，處於高度衝擊與情緒張力之中，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裡走，她這樣形容「我們常常是在陪他們走一段看不見出口的路。」

面對截然不同的工作內容，陳雅蓮也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。在器捐實務中，「關懷陪伴」遠比「勸募」本身更重要，她不認為自己是引導家屬的路標，而是「陪著家屬一起提燈走那一段暗路的人」。因此她將工作重點放在支持家屬走過喪親之痛，而非單純以勸募器官為目的。

她進一步說明，多數器捐案例源於突發性事件，例如遇上意外事故或急性腦損傷，家屬往往還處於高度震驚與哀傷中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當務之急是穩定家屬的情緒，協助他們面對眼前的困境，例如釐清病情、家庭經濟與後事資源。唯有在建立穩定的信任關係後，才可能進一步討論器捐的選項。

24 小時回應需求 打造信賴基礎

在器捐勸募這份節奏緊湊且充滿情緒張力的工作中，要短時間內兼顧悲傷支持、流程說明與法律程序，是一項極大的挑戰。陳雅蓮會透過不同階段的角色轉換，來回應家屬及時且多元的需求。

她認為介入初期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，並以「社會工作者」的柔性角色提供情緒支持，協助家屬解決眼前的難題。為降低家屬在繁複流程與法規中的不安，陳雅蓮提供 24 小時不打烊的手機諮詢服務，無論深夜或任何時刻，只要家屬對流程或制度有疑問，都能即時獲得回應，有助於減輕焦慮與恐懼。

一旦進入捐贈流程，整體節奏將大幅加快，通常會在 3 天內完成，此時她就會轉換為「專家」姿態，將複雜的法律與醫療流程拆解成許多小目標，引導家屬一步步前進，並隨時透過口頭與書面反覆說明，確保家屬在理解的基礎上做出決定。

做得比流程更多 安撫生者情緒波動

陳雅蓮坦言，傳統社工有較長時間與個案經營關係，但在器捐領域，卻須在短時間內獲得家屬信任，且常需面臨高張力的情緒波動，甚至是非理性的傳統觀念，例如擔心觸霉頭或懷疑醫療人員勸募器官的目的；同時還要在極短時間內整合家屬意見、促成共識，讓生者與逝者都能獲得安頓，這些都是極具難度的任務。

她曾遇過有個案生前已經簽署器捐同意書，但在突發事故後，個案的父親斷然拒絕，將社工拒之門外；也有遇過個案家屬在器捐流程的前期滿口同意，但在進入後期確認程序時，突然因為意識到與親人將永別的悲痛，轉而反對的情況。

儘管挑戰重重，這份工作的回饋也極為深刻，陳雅蓮常見證家屬在承受巨大喪親之痛時，仍選擇將悲傷轉化為助人的力量，讓陌生人的生命得以延續。這種人性的光輝與大愛，是支持她不斷前行的正向力量。

福報流轉 從受贈到捐贈的生命延續

談及這些年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案例，莫過於一位心臟移植受贈者在延續生命 17 年後，最終選擇捐贈眼角膜，成為「由受贈轉為捐贈」的罕見案例。她回憶，初次接觸到這名個案時並不清楚有這一層背景，全家人在安寧病房中平靜的道別時，由個案主動提起，家人才回想起這段過去。對於這樣曾受贈器官的家庭而言，他們的體會格外深刻，當初正是因為他人的大愛，才讓親



透過參加追思會、告別式、支持團體活動等方式，陳雅蓮協助家屬，將悲傷轉化為對生命的理解與肯定。

人得以延續生命、陪伴他們多走了 17 年，現在換他們有機會圓滿他人的生命。

因此，她在與這個家庭討論「由受贈轉為捐贈」的過程，與其他的個案不同，反而是以讓他們感受到一種圓滿——將曾經承接的愛延續下去，讓那份改變自身命運的「福報」得以流轉，持續溫暖他人。

任務結束不解散 走向長期陪伴與支持

協助家屬完成捐贈程序後，器捐的正規流程已經結束，但陳雅蓮對自己的要求仍未畫下句點，她也持續透過參加告別式、家訪、支持團體與哀傷讀書會等方式陪伴家屬。她表示器捐後的心理支持，是一段「用緣分填補生命缺口」的歷程，一份圓滿的捐贈還包括後期的心理支持工作，家屬的哀傷與內心的空缺不會隨醫療程序結束而消失，讓他們感受到穩定且長久的關懷，也會更確信當初艱難的選擇，正被社會理解與珍視。

她坦言，沒有人知道這份心理支持工作需要多久時間可以復原，有些家屬可能早在 20 多年前協助完成親人的器捐程序，但至今仍持續參加醫院的關懷活動，因為在支持團體中，那些離開的親人並沒有被遺忘。曾有一位喪子的母親感傷地說，自從孩子走後，忙碌的生活又繼續推著她往前走，再加上身邊的人都避談逝者，已經很久沒人叫她「某某媽媽」了，但在支持團體中被重新這樣稱呼，讓她感受到自己對孩子的愛，也很感謝大家記得她的孩子，重新拾回自我的角色認同。

陳雅蓮也鼓勵家屬在支持團體中互相幫助、發展友誼，比如在彼此住院時互相探病、重要活動時互相邀約，讓這些家屬感受到更多的溫暖。透過同儕互助與經驗分享，家屬也能在過程中將悲傷轉化為對生命的理解與肯定，得以從受助者轉為助人者，形成自發性的關懷網絡，其力量往往勝於專業介入。

邀集志工協力宣導 行動車拉近生死距離

除了在醫療院所內協助家屬，陳雅蓮也積極投入器捐宣導活動，即便是在受COVID-19疫情影響期間，院內外宣導仍累計超過70場次、觸及逾7,000人次，器捐同意書簽署量亦突破每年1,000份。陳雅蓮把宣導工作看成是一份與社會對話的管道，「我們將志工定位為長期合作的夥伴，而非單純支援人力」，現場志工不是只有發傳單、舉看板，而是由社工親自示範、陪伴宣導，使志工在實作中累積信心與認同感；並透過持續的教育訓練，強化專業知能與團隊凝聚力。

疫情期間因醫院進出受限，她與團隊選擇主動出擊、走入社區，透過設計新穎的「器捐宣導行動車」，以及平易近人的語氣與尊重的態度，將原本嚴肅的生命議題轉化為日常對話，不僅提升民眾簽署意願，也促使器捐成為能被公開討論的話題。

有尊嚴的善終 法律、資訊與情感缺一不可

由於多年來在面對器捐家屬時，始終以得體細緻的態度應對，並提供24小時不間斷的協助，

以及在器捐流程結束後、持續參加支持團體的活動，陪伴家屬重新找到生活步調與秩序，率領團隊進行多元宣導，帶動社會討論。陳雅蓮在每一份工作上都「多想一步、多做一點」，用心投入，也讓她獲得第十八屆優秀器捐勸募人員表揚。

在第一線累積多年的實務經驗，陳雅蓮認為「有尊嚴的善終」需要同時具備法律、資訊與情感層面的多重保障。首先，法律必須能實質保障個人的醫療自主意願，讓一個人的生命決定不會被輕易推翻；其次，在資訊層面，醫療上需明確且平等地告知病人與家屬病況，並詳實說明所有的醫療選項，減少因資訊落差產生的遺憾。最後，也是最關鍵的，則是家人的共識。她常將末期決策比喻為一份考卷，病人是出題者，家屬則是代筆寫卷的人，唯有透過充分的溝通與理解，讓家屬在安心且信任的基礎上，依循病人的意願完成這份最後的答卷，才能真正達到圓滿。

談及未來，陳雅蓮希望器捐不再只是一個救人的手段，而是能與安寧療護一樣，被社會大眾公認為一種「善終」的圓滿選項。她說，這份工作讓她看見，即使身處最黑暗的時刻，透過專業的陪伴，家屬仍能從原本承受傷痛的一方，轉化為付出與成全他人的給予者，展現人性中大愛的光輝。MOHW



特別誌謝

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社會工作師
陳雅蓮